

关于舒位杂剧《瓶笙馆修箫谱》与《琵琶赚》

官桂铨

舒位（1765—1815）是清代一位很有才华的戏曲家。剧本文词优美，既可欣赏，又能演出。他著有《瓶笙馆修箫谱》杂剧，从清末姚燮《今乐考证》到今人著作，都说只有四种。比如，周贻白《中国戏剧史长编》说：“乾隆间杂剧作者尚有舒位，字立人，号铁云，大兴人，撰有‘瓶笙馆修箫谱四种’（《卓女当炉》、《樊姬拥髻》、《酉阳修月》、《博望访星》）及《琵琶赚》、《桃花人面》等剧。”（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本）傅惜华《清代杂剧全目》卷四也说，舒位“夙通音律，善于戏曲，所作杂剧四种，总名：《瓶笙馆修箫谱》，流行于世。外有杂剧二种（或谓十余种，名目待考），均未见传。”他据清王昙《烟霞万古楼诗集》卷二，考出舒位失传杂剧二种：《吴刚修月》和《闻鸡起舞》。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八《清代杂剧》也说舒位《瓶笙馆修箫谱》“凡四种，各一折。”他据清陈文述《颐道堂集外诗》，考出舒位有《圆圆曲》杂剧；据清姚燮《今乐考证》，得知舒位有《列子御风》杂剧；据清叶廷琯《鸥波渔话》，得知舒位有《琵琶赚》杂剧和《桃花人面》杂剧，但均已失传。《中国戏曲曲艺词典》也说舒位“作有杂剧《瓶笙馆修箫谱》，包括四个作品……另有杂剧《琵琶赚》、《桃花人面》，

未见流传。”看来，舒位所作杂剧真有十多种，但一致认为他所作的《瓶笙馆修箫谱》只有四种。但据我查考，舒位所作杂剧总名应是《瓶笙馆修箫谱》，总数至少在五种以上。

《瓶笙馆修箫谱》据《清代杂剧全目》著录为“清道光振绮堂精刻本”，据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著录为“武林汪氏振绮堂刻本”，均不详刊刻具体年月。我藏有《瓶笙馆修箫谱》刻本二册，一共只有五十二叶，每半叶七行，行十七字。扉页上半叶刻“瓶笙馆修箫谱，道光癸巳秋仲，次闲□敬(?)题”，下半叶刻“钱塘汪氏振绮堂开雕”，《樊姬拥髻》杂剧后有短跋，末署“癸巳秋七月汪适孙识于湖上之水北楼”。由此可见，《瓶笙馆修箫谱》应刻于道光十三年癸巳（1833年），时距舒位逝世已十八年。

目录一页，每行依次刻“瓶笙馆修箫谱。大兴舒位铁云撰。《卓女当卢（炉）》、《樊姬拥髻》、《酉阳修月》、《博望访星》。”正文中每剧首行均刻《瓶笙馆修箫谱》，次行刻剧名。可见上面各书据刻本《瓶笙馆修箫谱》著录为四种并没有错，但这只是汪氏搜集到的四种，至少作为《瓶笙馆修箫谱》之一的《琵琶赚》杂剧，汪氏就没有见到，后人当然也无从知道了。

民国初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舒位、王昙《舒王手札及诗曲稿合册》壹本（下简称《合册》），《合册》第二十三叶即是《琵琶赚》杂剧题词，此叶有行格，十行，行二十三字，精楷。首行上写“琵琶赚传奇题词”，下钤阴文“瓶笙馆”印，再下即书“瓶笙馆修箫谱”。由此可见，《琵琶赚》杂剧也是《瓶笙馆修箫谱》杂剧之一，它与已刻的杂剧共是五种，其他数种当亦如此。所以我说《瓶笙馆修箫谱》是舒位所作的杂剧总名，至少有五种以上。

《琵琶赚》杂剧题词别开生面，颇似明清传奇的“副末开场”。还有四出戏的名称，所以《琵琶赚》杂剧并未全佚。《合册》影印本今颇少见，为了便于学者研究，现抄录如下：

《琵琶赚》传奇题词（《瓶笙馆修箫谱》）

副末上。

〔满江红〕丝竹管弦，天付与音声眷属。凭妙手安弦擷管，不关丝竹。消也原来都是意，自然毕竟还须肉。试抬头，天际看文星，其形曲。俯首者，三场屋。烧心者，三条烛。但长吁短叹，干啼湿哭。何与中年哀乐事，非关千载功名局。且拍个，子夜四时歌，挑灯读。

〔满庭芳〕钿笛红牙，铜琶铁板，断魂何以销魂。英雄儿女，两者要兼存。更看青天碧海，逋逃藪，绝世佳人。休轻把，十分明月，分做二三分。星辰，疑昨夜，匪夷入想，阿堵传神。谩相笑，虚无缥缈难真。此曲何人会也？红烛畔，〔拍〕遍檀痕。书花片，梦中彩笔，好好寄朝云。

唱玲珑，雪壁迎神曲。第一出 客唱

转栲栳，云袖遮王纛。第二出 神游

逞诙谐，星官画鬼符。第三出 魁哄

咏团圞，月殿题名录。第四出 仙圆

来者江东王重，交过排场（下）。

后有阴文印章“燕赵慷慨悲歌之士”和阳文印章“云在青天水在瓶。”上有眉批：“酸枣氏出入诸天者，三十年所见奇形怪状最夥，曾不须臾，已为陈迹。此曲之成，殆如吴道子画水陆道场，在我为赞叹忏悔，在人为解脱超度。或者不察，认为游戏牢骚，则浅之为丈夫也。石山樵人评。”酸枣氏即舒位，石山樵人为张石樵秀才。（详下）

紧接下一叶就是精楷《琵琶赚传奇序》：

学海波中老龙，圣人门前大虫，此定复是何语，而辄潜然于庙中。夫岂欢愉难好，愁苦易工，事莫须有，意将毋同。此辽海之文章欤，抑拔山之英雄？然而长者为情，短者为气，后事之师，前言之戏。将使三日不读《老子》，十年不近乐器。

颜回斜抱于曲宴，摩诃假弹于主第。则羊叔子不如台上之伎，郑康成不如泥中之婢。故酹酒则影醉也，抱塑则像泪也。乐府有协律之事，中山有闻乐之对。感人以言，抑戒三复。感人以声，闻思修之三昧。乃大说法于过去，未来，现在之三身，而合奏乎天籁、地籁、人籁。

呜呼，噫嘻！赏嗟涕洟。传之则奇，不传之则微。视之不见名曰希，听之不闻名曰夷。声色之化民，盖不可以若是其几。且夫角者去之齿，走者绝之飞，与才无双者，与数有奇。食字者蠹，食言者肥，好色者谏，知音者希。且与之笙镛之间，粉墨杂施，槐花举子，竹枝女儿。喑哑叱咤，骏马名姬，虚无缥缈，霓裳羽衣。维北有斗，维南有箕，神荼郁垒，朴簌迷篱。华严楼阁，见溪群疑。蓬莱方丈，舟行岸移。洋洋乎焉哉乎也，堂堂乎初哉首基！疾之者曰客然犀，好之者曰妃呼稀。而壹不知三匝之乌栖，三峡之猿啼。此则无伤于貉稽，而并不识夫滑厘。曲终花落，则此研光帽兮，酒阑人散，沾我郁轮袍而为之题兮。酸枣山人填词既阕并书。

下有阳文印章“酸枣”，舒位别号酸枣山人，这是以前所不曾知道的。

《琵琶赚》杂剧似已付刻。《合册》第五叶和第六叶的舒位信札就是关于《琵琶赚》杂剧的，颇有史料价值：

廿二日奉到手函，欣悉得孙大喜。此于德门为蕃衍之兆，而于高堂有重庆之娱。比之早补一缺，多做一诗，其乐为何如也！

前寄《和尚太守谣》一篇，因此事太奇，又见邸报略无忌讳，故敢提笔为之。而执事方之杜陵诗史，则又何敢当也。

又，曩者在都门逆旅，尝以仲瞿《项王墓题诗》，撰为《琵琶赚》传奇。彼时属稿未定，不敢出以示人。昨夕偶检

敝麓，此稿尚存。而向所谓不敢示之者，曾不数年，其人皆已死亡，放逐间有忝列朝班者，亦俱如李志、曹蜍光景。太息之余，重为点窜，录成清本，即欲邮寄执事与萧老兄读曲。

适此间有张石樵秀才者见之，击节流涕，又焚香跪读一过，携之而去。因伊有友善写宋体字者，即欲代为写成副本，付之梓人。故不佞转无底本，只将序文、题词寄阅。当俟不佞中秋前买棹言旋，面求执事一读，应向我浮三大白耳。

至此剧宫谱，不佞俱已斟酌，填此大概，文从字顺，即可被之管弦。独恨此日苏城，已无老伶工能传其意绪者，则将俟之百世而不惑矣。一笑。顺应兴居住胜，余详别纸，统望亮察，不具。

愚弟舒位顿首上

云伯大令仁兄执事。

这是舒位从苏州寄给杭州诗人陈文述（云伯）（1771—1843）的信。信中说《琵琶赚》杂剧是据“仲瞿《过项王墓题诗》”编写的，仲瞿即戏曲家王昙（1760—1817）的字。张石樵秀才身世不详，当是苏州人。从他为《琵琶赚》题词的眉批署名，得知其别号石山樵人。《琵琶赚》杂剧是否已缮写付刻，不得而知。除上面抄录的题词和自序外，全剧未见流传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福州市文管会

